

总第10091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60470 88852349
 电子版:www.zjrrb.com
 E-mail:zhj9759@163.com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15室 邮编:310012

学校失教、家庭失管、社会失友、个人失律，是失足青少年的共性所在

备战高考的女生缘何成毒贩

——18岁贩毒女孩日记摘抄

■姜伟超

“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2014年春节后开学，我国西部某省一县城中学高二女生李静（化名）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了这句话。谁也没想竟一语成谶——在随后的一年里，李静多次往来云南贩运毒品。在2015年2月份警方破获的一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中，李静贩运的毒品重量竟达5.5公斤。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涉毒人数增长较快，无数花季少年和他们的家庭成为毒品的牺牲品。青春没有橡皮擦，18岁女孩的日记本，写满了忏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写满了“缺爱”之痛……

高中女生变身等待判决的女毒贩

“2014年12月7日，DL（注：大理），晴。时隔两个多月，我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个城市还是这样安静，事还是那件事，街还是那条街，一切都沒有变，就连街口的那条大黑狗也没有丝毫改变，还是那么瘦。”

警方破获该案时李静随身携带的2本日记本，记录了这个花季女孩走上贩毒路的全过程。

2014年12月7日，李静到达云南大理接毒品时写下的这段文字，安静而唯美，像是女孩在描述到第一次遇见爱情的地方重游。这一次李静参与的贩毒团伙共有5名成员，李静和另外两名孕妇负责运毒。因案情重大，该案件被公安部列为部级毒品大案。

“2014年12月8日，CD（注：成都），阴雨。我已经坐上了这趟旅途的最后一班列车……小马哥（该案主要嫌疑人）的电话关机了，但愿没出什么事。”

■采写舆论监督报道→被恶意诽谤→得了精神病》报道追踪

《每日商报》记者诉立喜国旅员工诽谤罪一案历时3年画上句号

记者获赔名誉损失费等20万元

■记者冯伟祥

因为对采写舆论监督报道揭露黑幕的记者心怀不满，旅游公司员工发帖诽谤记者，导致记者因此得了精神病。记者为此起诉诽谤者，要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索赔。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喜国旅）员工徐宇飞诽谤《每日商报》记者詹军一案（本报曾作过报道），日前终于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结案，由具体实施网上发帖诽谤的徐宇飞、时任立喜国旅出境中心总经理张金蓓各赔偿詹军名誉损失费等10万元，合计20万元。

据悉，这个赔偿额度之高创下了迄今为止我国网络诽谤案赔偿之最。

案情回顾：记者申张正义遭诽谤

2011年10月中旬，多位读者向《每日商报》反映，立喜国旅以超低价为饵，引诱内地游客前往港澳旅游。其间，地接导游威逼利诱，不仅让他们丧失了人格尊严，还花费数千元至上万元，高价购买了伪劣商品。

记者詹军介入调查，帮助多位老人成功退货，并于当年10

李静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她和同伙出发的那天起，一张抓捕大网已经悄然张开。当第二天下火车时，等待她的是那一副冰冷的手铐。

这已经不是李静第一次贩毒。2014年5月，认识不久而且出手阔绰的“男朋友”让她去云南旅游，还给了几万块钱“工资补贴”，回来时李静“受托”带了个箱子回来。后来尽管知道了“男朋友”大把花钱是靠贩毒来的，但第二趟让她贩毒时，李静还是痛快去了。

是谁改变了青春的“样子”

李静原本是个爱读书的好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还取得了年级第六的好成绩。她梦想是做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或者治病救人的医生。2014年元宵节后的一次离家出走，改变了李静命运的轨迹。

“2014年元宵节那天，楼上的同学举行成人礼。由于回家晚了，父亲把我关到门外，还说

了一些难听的话。”李静说，父亲性格暴躁，她跟父亲关系一直很紧张。在同学家住了一晚后，李静第二天乘车到了省城，找了一份卖口香糖的临时工作。

白天沿街推销，晚上李静认识的一些朋友把她领到酒吧、KTV、慢摇吧这样的场所。在这里，李静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半个月后，李静的父母找到了她。“2014年3月2日，晴。这段时间让我看到了世间的各种炎凉，很庆幸又回到了学校。我会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年，好好上学。”

虽然决心好好上学，但城市夜幕下的灯红酒绿、“朋友”的一掷千金已经悄然改变了李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依然跟那些“朋友”保持联系，依然惦念着那些“丰富多彩”的夜晚，再也无心学习。

对于李静的“变坏”，父亲给

予的只是变本加厉的暴躁和挖空心思的语言打击和羞辱。一个月后，李静再次弃学离家。“2014年4月8日，××，晴。路是我自己选的，我没有资格说后悔。现实就是这样，只要自己过得好，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这次，李静在美容院里找了一个推销产品的工作。一面舔舐着生活的苦涩，一面看着那些一掷千金的女顾客，李静受到了强烈刺激。2014年5月份，面对房租都交不起的窘迫生活，抱着对大把花钱日子的憧憬，在刚结识的“男朋友”小马哥的蛊惑下，李静只身飞往云南。

“我想把人生变成一张铅笔画，可橡皮擦在哪？”

一年改变一生，一个朋友改变一生，一个过错改变一生。李静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备战高考的女学生到等待判决女毒贩的身份转换。



翻开李静的日记本，在这一年中，忏悔、心灵的挣扎及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其实一直都在。“2014年6月12日，××，晴。阳光从豪华套房的玻璃窗穿过，我多想它能涤净我污浊的灵魂。我想把人生变成一张铅笔画，可橡皮擦在哪？”

“2014年10月26日，××，晴。和十七岁说再见，和十八岁说你好！人生跟我开了一个无比大的玩笑，……如果上天开恩，我愿用一生去改变。”

但这些忏悔和对未来的期许，除了李静自己，没有人知道。李静说，有时候她特别渴望能接到父母或者学校的电话，叫她回去，但这样的电话迟迟没有来。

最后一次离家后，她和为生活奔波的父亲关系更加恶劣，偶尔在过节时与母亲短信联系，也是寥寥几句，对一个身无所长的女孩在陌生的城市怎么生活，父母从来没有过问，这让李静彻底对家庭心凉。

案发后，接到通知的父母连夜赶了600多公里到看守所探望，但没有被允许见面前。“想必他们也是爱我的，也是后悔的。”李静说，“如果当时父母能对我的变化多一些关心，多一些直接表达的爱，我也不会有今天。”

“学校失教、家庭失管、社会失友、个人失律，是李静们走上贩毒之路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目前我国吸毒、贩毒青少年的共性所在。”一位禁毒民警说，很多价值观、人生观尚在形成阶段的青少年，在社会的灯红酒绿、浮华生活面前不堪一击。这时候正是最需要学校、老师和家长给予关心和正确引导的关键阶段。

站在18岁的旋转门中间，李静曾憧憬过很多爱，梦想过成为医生、老师。然而一转身，毒品却将她拉进了无尽的深渊。

意识流

热炒“高考状元”背后的名利场

■阮向民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的相继揭晓，“高考状元”也纷纷出炉。尽管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不得炒作“高考状元”，但类似的报道依然源源不断。除了“高考状元”，“状元母校”、“最牛班级”也大受媒体追捧，“分数好才是真的好”充斥舆论场。

热炒“高考状元”，应验了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越是被禁止的东西，越能吊起人们的胃口。另外，毫无疑问的是，每一名“高考状元”背后必然有一段励志故事，不少家长也希望了解“状元”的成长之路，以此激励自己的子女。好奇和激励，这两种心理需求结合到了一块，带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状元情结”。就媒体而言，若不顺势而为，放弃捕捉“状元”故事，似乎也脱离了新闻规律。

应该说，报道高考中的出类拔萃者，推介其学习方法，分享其心得体会，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一旦“高考状元”进入到热炒的节奏，它所传递的唯分数论对于教育价值观的危害和颠覆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来，也一直饱受诟病。

就当下而言，热炒“高考状元”已经不再是一场单纯的“造星运动”。从“高考状元”为原点，到“最牛班级”、“状元母校”的链条式挖掘，其背后已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一方面通过“高考状元”的炒作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制造教育成功的光环，进而为争夺更多的优质生源增加砝码；另一方面，借助“状元母校”、“最牛班级”的光环效应，收获更多真金白银的择校费。由此，热炒“高考状元”，挖掘其附加值，可谓是名利双收。

更值得关注的是，热炒“高考状元”不仅仅是学校间的名利之争，“高考状元”、“高考母校”的光环效应，足以诱导各地教育部门的政策走偏。可以说，一个地方，越是有“最牛学校”、“最牛班级”，越表明这个地方、这所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越能证明这个地方、这所学校的教学公平遭受了无情的践踏。虽然说高中不是义务教育，没有教育均衡的刚性要求，但作为教育举办者和具体办学者，把优质教学资源集中在个别学校或者个别班级，对其他学校和学生来说，必然难言公平。

去年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综合评价体系的引入是对唯分数论的政策性修正，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依然热衷于“高考状元”、“状元母校”，显然和高考改革背道而驰，也不应该成为教育成功的典范。

美国公民对选举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

据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201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金钱依然操纵美国政治，少数民族等群体的投票权受到压制，美国公民对选举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

人权纪录显示，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的总花费接近4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次中期选举。有政治诉求的院外组织的投入占选举总费用的比例变得更大，来源不明的竞选赞助费增多。普通美国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在缩小。华盛顿“K街”成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的选举权受到经济收入、种族等因素的限制，很多公民被排除在外。相比于2012年的总统选举，2014年的中期选举非洲裔参选率从13%下降到12%，拉美裔参选率从10%下降到8%，亚裔参选率从3%下降到2%。选民身份立法在2014年依旧得到联邦最高司法机构的支持，最高法院允许德克萨斯州在11月的选举中继续施行有争议的选民身份法。大约60万选民，大多数是非洲裔或拉美裔，因为没有合格的身份证明而无法参加投票。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公民对选举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对2014年的选举活动感到失望和厌倦。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轨道上。据《赫芬顿邮报》2014年12月2日报道，中期选举的几周前，国会的民众支持率仅有9%。与选举花费高昂形成对照的是，本次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次选举最低。截至2014年11月3日，仅有36.4%的选民参与投票。印第安纳州仅有28%，为全国最低。

由于是顶头上司交办的事情，徐宇飞不假思索，便按照张金蓓的要求一一落实。

2012年6月7日，本报在头版以《采写舆论监督报道→被恶意诽谤→得了精神病》为题，对此案作了报道，被多家网络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始作俑者：受总经理指使发帖恶意攻击记者

此案的立案受理颇费一番周折。

在审理过程中，徐宇飞害怕因诽谤罪被判刑，“咬”出总经理。她向办案法官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己是受公司出境中心总经理张金蓓的指使，上网发帖诽谤詹军。

据徐宇飞和金天飞的笔录显示，徐宇飞之前并不认识詹军，也没有机会接触詹军。

2011年10月27日晚，立喜国旅员工徐宇飞利用互联网，在19楼网络旅游版块、天涯论坛、猫扑等网站发帖，捏造事实诽谤詹军。

据不完全统计，该帖已在27家网站发表，有的网民轻信发帖者的话，在网上跟帖恶语攻击詹军，还有的网民甚至在深夜打电话辱骂詹军。保守估计该帖直接阅读量超过30万人次，间接传播上百万人次。

遭此诽谤重击，詹军出现精神恍惚、幻觉。经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1. 急性应激性精神病；2. 与诽谤有直接关系。

2012年6月6日，詹军委托律师将一纸刑事附带民事自诉

量刑标准没有出台，尺度上难以把握，此案一度让办案法官为难。

2013年9月6日，“两高”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本案指明了方向。

该司法解释的第二条规定：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中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主任骆宝龙律师认为，本案诽谤帖子的浏览量大大超过这个标准，因此，追究诽谤者的刑事责任是大家说：“当初是我叫徐宇飞发帖的，按理说我要去拘留，徐宇飞是帮公司背了黑锅。”

事后，徐宇飞因诽谤“有功”不仅拿到了1万元安慰金，而且还加了工资，职务由原先的门市接待提拔为门市部经理；金天飞的月工资也增加了500元，职务由销售部副经理提升到经理。

历时3年，获赔名誉损失费等20万元

当时，由于网络诽谤案件的